

與病魔共舞



張雅芬

淡江中文。人妻人母寫字工。玩味一切可玩味者。
逃遁一切可逃遁者。投向一切可投向者。

一襲華美的病袍

水晶球上跑馬著一列黑色的卜辭

被蒼白框住的床

歲月便癱瘓在這裡

日曆溢出的藥味

昨日追撞今日，明日追逐明日

中間的時差 遂淪為戰場

一具黥滿咒語的裸體

斑斑的病史刻入左眼

你在右眼，祕藏了約定的未來

沸湯裡熬著一鍋滾燙的靈魂

喉頭挖出了幾顆燉不爛的嗚咽

使用艱難的形容詞訴說病情

體感正在服監，缺乏傳導的字眼

於是情書都寫在處方箋

X光留下了素顏的生活照

一枚精煉的痛點被膠囊小心封存
攀爬著承受的刻度
空的酒壺，倒出一段 被闖割的意志
影子被拖得很長 很累

高高掛起點滴的明月
病榻輾轉列印凌亂的句子
夜幕降落病床的四合
散落了、滿地 啞啞的月光

經文自胸口溢出 呼喚天聽
微笑撐開揉皺的白床單
眼淚來回洗滌視窗上的霧霾
你打窗外經過
沿路脫下纏縛的痲衣

評審評語

寫病患膠著在疾病中的痛苦、掙扎與解脫，作者文化除魅的意圖，在疼痛與癱瘓之苦中，透過書寫自身疾病，常有或俏皮、或驚悚或超脫的句子，表現詩人藉由疾病書寫，與病魔共舞的無奈，縱使失敗，心靈上亦然可以得到復原和再生。本詩最精采的是二、三兩段，精采的意象如煙花般爆發，讓人感到幽默，又隨即悵然，如是對比的現身說法，最終為讀者進行文化除魅，以個人的疾病故事解構疾病的刻板印象，誠屬佳作。

— 須文蔚

得獎感言

好像很早，生命面臨的問題就是寫，與不寫。
到後來，還是因為生命中那些沒有更好解決方式的困頓與疑惑將這樣的我推向一個寫字工的宿命。

感謝恆常生病的日子，是病魔，逼迫我對生命進行深度的探測，也因為唯恐不及，越發用力地珍惜當珍惜的那種種。
〈與病魔共舞〉這一篇文章，是與「他」共舞時，道艱難、道此生難得的恣意謳歌。